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文集〔三〕

李筱菊 著

语言教学·语言测试 及其它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文集(三)

语言教学·语言测试及其他

李筱菊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文集（三）
语言教学·语言测试及其他
李筱菊 著

广东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2000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10.75

ISBN 7-5062-4549-3/H·0207

出版社注册号：粤014

定价：25元

内 容 简 介

李筱菊从教于高校 46 年，多年来以应用语言学为研究方向，尤以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为具体领域。本书收入其 20 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文章 21 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9 篇，以语言教学为主题。李作为把国际上先进的语言教学引进我国并加以发展的先驱，这部分的文章代表了李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思想和建树。第二部分 8 篇，以语言测试为主题。李在我国外语测试领域也是先驱学者之一，对我国英语测试的标准化、科学化、交际化，有理论上及实践上的贡献。这 8 篇文章部分地反映了她在这方面的成就。第三部分属其他，收入李对英语具体语言问题的讨论及与此有关的书评等共 4 篇。全书 21 篇文章最早的发表于 1979 年，最新的发表于 1998 年。其中 10 篇用汉语发表，11 篇用英语发表。

作 者 简 介

李筱菊 1929 年生，广西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及广州外国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1 年起任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成就在两个领域：语言教学领域，率先在我国引进国际上的交际语言教学理论并创建中国的交际语言教学体系，主编《交际英语教程》获国家奖；在语言测试领域，为我国英语考试改革带头人之一，参与高考改革获国家奖，专著《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获国家奖。

为学之难

(总序)

科研处约稿，希望我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文集》写个总序，令我颇费踌躇。序言理应是导读的文字，5位导师虽然同属语言学的大学科之内，然而各有专攻，让我来作概括指引，实在力不能胜。各位导师的治学之道，也各有其独到之处，要归纳介绍，也真是谈何容易！幸而我自己也忝列这5人当中，那我就从自身的体会出发，把一些也曾在别的场合发表过的感想移置于此处，聊作序言吧。

记不起哪位古人说过：“治外物易，治己身难。”如果把“外物”看作是我们所攻的学科，而“己身”则视为个人的道德修养，那么，我想把这话稍改一下：“治外物不易，治己身尤难。”而此二者又常常是联系在一起。

难在什么地方？

为学之初，为不得其门而入，往往心浮气躁，看见人家在哪方面取得成绩就往哪方面赶，什么东西时兴，就冲着什么东西用劲。这时，如何能按照自己的志趣、条件，冷静而又耐心地选准专攻的切入点，一难也。

专攻的方向终于确定，用功之后获得了初步的成绩，一般都迫不及待地要“多出成果”：数量，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这时，如何能耐得住寂寞，认真追求精品，厚积而薄发，二难也。

学问之道，常常是由博而约、复由约而博的循环递进过程。一旦学有专攻之后，不少人就囿于原有的领域，不愿、不敢，或

毫无兴趣去涉猎其他，不了解现代的学科往往是彼此关联，互为推动。这时，如何能开阔视野，使自己不致停留在原有的平台上，三难也。

一个人学有所成，往往是成功地运用了某种方法，而且是倾注了巨大心血的结果，因而对自己所熟悉的那一套较为赞赏，对本人所攻的学科有所偏爱，那是十分自然的事。然而，有的人竟至以为，世间上只有自己所借助的方法最正确，自己所从事的那门学科最重要，其余都不值得称道。于是，原先和谐的、彼此尊重的学术气氛便大受影响。这时，如何能做到借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以己之长傲视他人之短），使自己更上一个新台阶，四难也。

初露头角，在一个小圈子里稍有名气，于是这个“长”、那个“顾问”的头衔飘然而至，聘书、请柬便不时飞来。这时，如何能沉得住气，婉拒不必要的交际、约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刻苦钻研的劲头，使自己不致为应酬所困，为浮名所累，五难也。

资历日增，获得一席的学术地位，自然吸引到一些项目纳入自己的名下，社会上有些人也认为，只要某某挂名即可，不必由他亲自动手。于是，不“主”又不“编”的“主编”，无需主管也不必操持的“项目主持人”，便日益多起来。这时，如何能做到既“主”又“编”，既主管又操持，凭自己的切实参与带领一班人推动学科的前进，而不是借他人之力，坐享其成地把自己所拥有的“学术雪球”滚大，六难也。

年岁渐长，学术上具备了师长的资格。有些人便以“宗师”自居，容不得可畏的后生对自己的见解挑战，殊不知有新的发现，才有学术上的前进。“弟子不必不如师”，应是常规之理。这时，如何能做到扶持后学，让他们在“大树底下好乘凉”，鼓励他们超过自己，欣赏他们的创新，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地抑制他们（其实也是抑制学术的新发展），弄得“大树底下无小草”，七难

也。

这七条难处，既涉及“治外物”，也关乎“治己身”；每一条都是一个很高的阶梯，我们的几位导师都不同程度地从这些阶梯中跨越过来，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我自己则深感举步维艰，因而“外物”、“己身”，至今都只治得个平平的效果。我摆出这几条“难处”，无非是希望能与同行共勉。如果这还能对后学起点激励作用，那就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了，是为序。

黄建华

1999年6月16日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

谈英语教师的做学问

(自序)

我不能算学者，从来缺乏学者追求科学的专致和无懈。当学者，需要无保留地投入。既不能无保留地投入，自然没有作为学者的成就。过去我是个学生，现在是个教师。这方面倒是有一定成绩。我有资格谈的应该是做学生和做教师的做学问。不过仔细想来，这和学者的做学问本质上还颇有共同之处。因此我不妨就从这个角度谈。

我曾是英语专业的学生，然后是英语专业的教师。我明白很多人认为外语只是一门技能，只是外语教师教书的本钱，算不得什么学问，至少不是响当当的学问，只有什么学什么论之类才算学问。我却认为，其他专业的人可以这样想，对英语专业的人，英语却理应是他的第一学问。不能因为它后边没带一个学字或者论字，就瞧不上眼。事实上，一种语言，比之某什么学什么论来，里边的学问可能要多得多大得多。有些什么学什么论，一卷数卷书可以概括。有些人读几本甚至一本某某学的书，便上讲台讲学，发表文章，俨然以某某学的专家自居。可是靠读几本几十本乃至几百本英文书，却休想能写出甚至一篇像样的英文文章来。难怪乎在前辈英语上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之后，我们这一辈及后辈学英语专业的，大都宁愿在某某学某某论上做学问，而不在英语上做学问了。

我这样说，不要以为我认为不带学字论字的语言是学问，而带学字论字的反而都不是学问。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于外语教师，外语本身是学问，外语教学是学问，语言学及种种有关的学

和论也都是学问。上边我拿英语和读一本书便上讲台的某某学做比较，只是为了说明一点道理：一门学问是不是学问，不能看名称。带学字的可以是学问，不带学字的也可以是学问。就看你有没有能耐在里面做出学问来。能不能做出学问，当今上下公认的衡量标准似乎是看能不能发表文章。著书撰文本来也是做学问的一种途径，但是许多人拼文凑书纯粹是为了骗取职称名利，那自然算不得做学问。做学问和做人的首要道理似乎是共通的，那就是要真实。真有学问的人，往往都是真实做人的人。丢掉了人格的猥琐小人，纵然也有顶聪明的，却从未见能做出什么真学问来。

还是从语言教师的角度来说明这道理。为什么学好语言必需做人真实？这两者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却密切相关。人类创造语言，本来就是为了表达真实和探讨真实。只有在有努力表达真实，不断探讨真实的过程中，人的语言才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才有可能不断进步，不断扩展，不断完善。利剑是要不断磨砺，才有可能日益光亮锋利。利剑不拿去磨砺，却拿去搅污水，自然就要锈坏。我自己的经验是，每说或者写什么，必须不断地用真实去衡量它，即使这只限于个人所感受和认识的真实。也就是说，要问自己，这说的写的符合我心里的真实吗？是我真正认识和要表达的意思吗？这里面有没有掺假或失实？有没有浮夸或虚饰？如果有，就得改掉，探求另一种说法，更好，更准确，更完美，更能恰当地表达我真正意思的说法，也就是更真实的说法。往往要反复多次，甚至昼思夜想，才能找到真正表达自己心里的真实的语言。如果你每次都这样严格、认真、苦苦地要求你所说和所写的，你的语言就不可能不进步。人不断追求真理，对真理的认识不断进步和发展，同时又要求自己的语言不断地忠于真理，也就是忠于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语言也就必然不断地进步和发展。换言之，人对真理的认识和他的语言是同步成长的。每

个人的语言，只有在不断探求真实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走向完善。

记得当学生的时候老师讲唐朝诗人贾岛的故事，说他走在路上一心思考诗句“僧推月下门”中该用“推”字还是“敲”字，莽然撞进了官老爷出巡的行列，说明诗人如何刻苦地在文字上下功夫。我却认为这不仅仅是文字功夫的问题。诗人为诗句中一个字苦苦琢磨，并不是为使字句更美，而是为寻求更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的形式。伟大的文字都是作家忠于自己心中的感受而产生的。没有心里的真实感受，尽管选用了最漂亮华丽的文字，费尽心机去堆砌，也只能是堆砌，是矫揉造作，根本不可能美。没有真实，也就没有语言的美。

真实之后，我要提的第二个做学问的条件是傲气。假如在真实之后提出要求谦虚，没人会反对。但是提出要求傲气，肯定有人大不以为然。其实任何个人，都只是万物当中一个满身缺陷、反复犯错、所知所能极端受限制的渺小存在。这是现实。谦虚只不过是对于这个现实有真实的认识。人有了真实就必然有谦虚，用不着把谦虚在真实之外另外提出来。更何况谦虚本来就离不开真实，离开了真实就成了令人厌恶的虚伪。而傲气却是很有必要提出的。傲气也可以看作和谦虚是同一性质的两面，至少它和谦虚并不互相抵触。傲气，其实是促使一切做学问的人去做学问的动力。傲气是对自己的尊敬，是一种“别人是别人而不是我，别人的是别人的而不是我的”的气质。傲气使得一个人不甘心吃现成饭，捡二手货。不屑借他人之功，掠他人之美，拾他人之牙慧。写文章不能人云亦云，你有我有。赶时兴，顺趋势，逐潮流，因袭前人，附和权威的话没必要去说，要说就说自己的话，而且是真实的话。

这里我想提一点不知旁人是否也有的经验：学术上每遇到问题需要探索解决的时候，别人已经提出的解释或者已经建立的体

系倒不是找不到，但是总是感到有需要另外提出自己的解释建立自己的体系。这完全不是为标新而标新，而是经过研究，的确发现别人的答案不能完全回答我脑中的问题，别人提出的体系不能完全适应我对问题的认识，不能完全符合我的角度，针对我的情景，解决我的需要。试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即使是买一套衣服，批量剪裁现成可以买到的，往往对我不可能完全合身又合意。只有为我特别选料设计量体裁制的，穿了才真正贴切舒服。人脑子里思考问题要得到解答，比买衣服无疑是复杂得多的事，怎么可以靠别人预制的现成答案？也就是说，要解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自己去探索，去研究和创造答案^①。满足于把旁人的答案随手借来的人，缺的恐怕正是我们说的这种傲气。

凡遇问题总要寻找自己的答案，探索自己的路，挖掘自己的宝藏，这当然比捡现有、套现成要费时费力得多，而且无把握而冒风险得多。一辈子，哪怕挖出求出或者悟出只那么一丁点儿自己的东西，只要是真实而又是自己的，是我之所见，我之所得，我之所悟，我之所创，也就算是做出了学问。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学问，也值得自己心中骄傲。这，就是做学问人的傲气。各门各科的学问之所以能日复一日地向前发展，靠的正是做学问人的这点傲气。

有人可能说，什么学什么论的学问做起来确实需要有点傲气，但是做语言的学问，比如英语教师的所谓做学问，似乎并不需要什么傲气。学英语教英语对我们来说是学和教人家的语言。人家是怎么说怎么写的，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在地照学照教。哪有什么自己的东西之可言？这样说，是否定了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创造性。事实上，我每说，写，用或者教一句话，都

^① 当然应该是在钻研了所有可取到手的旁人的有关答案的基础上创造自己方案。自己的答案当中也必然含有旁人的答案的因素。

是我的一次创造。我常常想，我们外语教师真应该为自己当外语教师而欢呼，比起教某些凝固的教条的什么学什么论的教师来，我们多了多少创造的欢乐！万物之中，最富于创造性又最依赖于创造性的，莫过于人类的语言。没有刻意去追求的创造性，语言是学不好，用不好，也教不好的。而创造性，来自傲气。每次说话时对自己说：我是在说我自己的话。也教会学生每次说话时对自己说：我是在说我自己的话。就是要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傲气。

真实和傲气，我认为是做学问的出发点或前提。当然做学问还有方法问题，那不是我这里说得了的^①。我只提真实和傲气这两个前提。这两条当然我自己远未做到，只能说是为自己树立的目标。今日要出文集，有意把过去几十年写的大小小文章用这两条去衡量和筛选。回头看过去的东西，最突出的感受是惭愧。我对两个标准的认识自然不是从来就有。信念的形成，尤其是信念的付诸实行，经历多年曲折的过程。不管怎样，今天把文集摆在读者面前，就得请读者用这两个标准去评价。不敢要求过高，只请看按这两个标准是否还有一点值得读之处，哪怕只那么一点儿。如果发现哪一篇文章，全篇看下来，竟连一点儿符合这两条基本条件的内容也没有，请把文章立即从文集中剔除。读第一次浪费了的时间，我在此先向读者道歉。

李筱菊

①

① 关于做学问的方法，建议读者读桂诗春、宁春岩教授的《语言学方法论》。

目 录

为学之难 (总序)	1
谈英语教师的做学问	1

第一部分 语言教学

In Defence of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3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ECL	27
致 CECL 学员	41
CECL: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View of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49
三维教学与三维考试	66
How Much English Do Our School-leaving Students Have? —Report of a Study	69
CECL: an Acquisition or a Learning Course?	86
What Is IT Doing to ELT?	96
Language Teaching: a Humanistic Undertaking	106

第二部分 语言测试

十一所院校英语专业 1984 年毕业班英语能力测试结果 分析	119
How Powerful Can a Language Test Be? —the MET in China	135
MET 的新口试	154

语言测试的历史发展	
——《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第一章·····	169
现代语言测试的理论框架	
——《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第二章·····	197
完形填空试题的效度	
——《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第八章 8.1.2 节·····	231
语言测试今后的发展	
——《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第十一章·····	247
怎样测试英语运用能力·····	271

第三部分 其他

英语词语用法辨析·····	287
Reply to a Colleague's Question on the Usage of 'Unless'	
·····	309
Book Review: China Learns English ·····	318
Book Review: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	323

第一部分 语言教学

In Defence of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he CECL project

In 1979, with China newly emerged from its isolatio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EFL teachers in China just becoming aware of the need to update their teaching, two Canadian teachers and a Chinese teacher^① were brought together at the Guangzhou (Canto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and given the task of developing a new set of EFL materials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in tertiary education in China. We named the project CECL^② (Communicative English for Chinese Learners), because we intended to base the materials on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and because we want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materials are specifically for Chinese learners.

Three years' work on the project has involved us in all sorts of controversies. The approach we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makes such a break with accepted EFL practice in China that we never expected our project to run a smooth course. The defence I offer may clarify things and may be of interest to colleagues in similar situations outside China.

① Wendy Allen, Nina Spada, and the author. Among others who worked on the project are: Tim Lockwood, Carol Pomeroy, Caz Philcox, Susan Mainay, and Gail Langley.

② The project was originally named ECP (English fo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which was later changed to CECL.